

张梦阳作品

鲁迅全传

苦魂三部曲之

怀霜夜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张梦阳作品

鲁迅全传

苦魂三部曲之

怀霜夜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三·怀霜夜 / 张梦阳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075-4552-4

I. ①鲁… II. ①张…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133号

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三·怀霜夜

著 者：张梦阳

出版策划：李红强

责任编辑：胡慧华 张明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53 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5833621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楠海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32

字 数：468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978-7-5075-4552-4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幕 上海外滩

外滩夜影 /1

杨之华 /4

大陆新村九号 /9

第一章 秋之白华

秋白囚室 /12

石榴树 /29

医生和记者 /30

“劝降”和“审问” /32

就义罗汉岭 /37

第二章 诸夏怀霜

人生知己 /42

《海上述林》 /54

之华思秋 /56

第三章 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 /59

为秋白辩护 /74

一面 /75

第四章 三弟一家

周建人 /79

王蕴如 /84

周晔 /86

第五章 相濡以沫

壶套暖心 /88

“文学家的女人” /97

爱情的结晶——海婴 /108

第六章 北平忆旧

俞芳 /122

李霁野 /128

苦雨斋 /135

第七章 杂文战场

《申报·自由谈》 /140

正义的声音 /153
《清代文字狱档》 /154
《病后杂谈》及其之余 /156
“悬想” /163

第八章 胡风与梅志

迎风返国 /168
结识鲁迅 /170
情遇梅志 /174
“皇宫”里的家宴 /179
《故事新编》 /186

第九章 萧军与萧红

“两萧”传奇 /189
来到上海 /194
鲁迅的宴请 /198
首访大陆新村九号 /208
给《生死场》写序 /216

第十章 “横站”

弄堂“阿金” /220
当局的监视 /225
内部的隔阂 /226

第十一章 外国记者

山本实彦 /239

斯 诺 /245

史沫特莱 /249

第十二章 雪峰回沪

冯雪峰 /255

棘手的工作 /275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279

宋庆龄的信 /281

代笔拟稿 /282

仲夏夜的晚风 /285

第十三章 萧红的苦闷

“两萧”的矛盾 /298

萧红烟云中的鲁迅 /303

萧红东渡 /318

第十四章 答徐懋庸信

徐懋庸 /321

周 扬 /329

茅 盾 /336

巴 金 /341

第十五章 写于深夜里

“第一个师父”与“暗暗的死” /346

《“这也是生活”……》 /348

《死》 /352

《女吊》 /353
未完成的著作 /357
《三十年集》 /360

第十六章 探视者

增田涉 /362
许钦文 /370
徐诗荃 /373

第十七章 临终前的活动

《海上述林》上卷成书 /390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393
木刻展览会 /395
怀念章太炎 /412
访问鹿地亘 /416

第十八章 鲁迅之死

病情恶化 /424
内心独白 /431
紧握广平的手离世 /433
哭别 /435

第十九章 葬礼

鲁迅逝世后的巨大反响 /446
万国殡仪馆 /449
万国公墓 /462

北平的悲痛 /468

萧红在日本的哭声 /479

尾 声 /482

参考书目 /488

后 记 /493

序 幕 上海外滩

外滩夜影

公元一九三五年，即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夕阳下去，弯月上来了。小风吹在脸上，凉爽爽的。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在月光和西岸霓虹灯光的交相辉映下，悠缓地载着汽轮和帆船，从苏州河的外白渡桥下，向东流去，不时发出一声声呜呜的汽笛鸣响。而万国建筑中最高耸的海关大楼钟楼的钟声响起时，就将其他声响都压下去了。只听得嗡嗡地一下下地敲，一共敲了七下。这座大钟楼，亚洲名列第一，世界名列第三。海关大楼顶部为逐级收拢的四面钟楼，每日准确、悠扬的报时钟声，使之与南侧汇丰银行大楼一起成为当时外滩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之一。

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外滩。

外滩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西岸多层和高层、式样五花八门、美轮美奂的建筑群，诸如英国古典式、英国新古典式、英国文艺复兴式的亚细亚大楼、上海总会、汇丰大楼、怡和大楼等，还有法国古典式、法国大住宅式、哥特式、巴洛克式、近代西方式、东印度式、折中主义式、中西掺合式等的楼宇，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北起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南至金陵东路，全长约一千七百米。无论是极目远眺还是徜徉其间，都能感受到一种雄浑、雍容的



上海的名片——外滩。

气势。

最华贵、美丽的是外滩的夜色，华灯初上时，外滩各栋建筑物上灯光辉煌，霓虹闪闪，一座座犹如水晶宫似的，令人赞叹不已。

其实，一百多年前，上海仅是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航运事业很不发达，人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县城东门黄浦江岸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滩地。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滩地。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就须拉纤行走。几百年来，纤夫的足迹就在黄浦江滩踩出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路了。在上海的地名习惯用词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上海人习惯把虹口港上的汉阳路桥叫作“里虹桥”，把长治路桥叫作“中虹桥”，把大名路桥叫作“外虹桥”，就是根据桥所在河流的位置来取名的。

同样，苏州河入黄浦江口的第一座桥叫作“外白渡桥”，依次向里的桥也俗称“里白渡桥”、三白渡桥。如以县城为依据时，距城近的地方称为“里”，距城远的地方称为“外”，进入上海县城附近的黄浦江在陆家浜出口处形成一个急弯，于是上海人就以陆家浜为界，其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为“外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外黄浦的滩地就叫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

一八四〇年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开始对外开放。一八四五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抢占外滩，建立了英租界。一八四九年，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分别叫作“英租界外滩”和“法兰西外滩”。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分别为它们的最高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租界俨然是一个主权区，西方列强以他们的方式经营、管理、建设租界，外滩就成了租界最早建设和最繁华之地。早期的外滩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这里洋行林立、贸易繁荣。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于是，外滩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商行、金融企业在外滩占有一席之地后，即大兴土木，营建公

司大楼。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经营、管理、建设租界，外滩就成了租界最早建设和最繁华之地和对外贸易中心。

这样的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的场所。什么上海夜总会、跑马厅等都是洋人与高等华人吃喝玩乐的高级享受园地，应有尽有。外边的黑暗角落，桥头江畔，则是嚷着“勿要哇啦哇啦”的小瘪三，和“姑娘勒浪做生意”的暗娼、妓女，还有高喊卖报的破衣烂衫的报童。

忽听一个报童在喊：“最新消息嗑！‘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瞿秋白之身份’！”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人不闻不问，照样疾行；有人心生好奇，从旁打听；一个中年男人，不言不语，沉稳地掏出两块铜板，交给报童，拿过报纸，匆匆而去。

杨之华

在上海一处偏僻的亭子间里，刚刚奔波回来的杨之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了门，顾不上洗漱，就倒在床上。

她刻骨铭心地思念着秋白。一九三三年深冬，中央命令秋白赴江西苏区时，他们是多么难分难舍呀！申请俩人一起去，无论怎样艰苦，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永不分开！但是中央却不同意，一定要秋白独自去。他们也只好服从。临走前，秋白去看望他最敬重的鲁迅先生，先生也觉得以秋白的身体状况，不宜去苏区，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和秋白推心置腹地长谈。

第二天，秋白又去探望并告别了茅盾。

晚上秋白回来，非常兴奋地谈着鲁迅先生，景仰与亲近之情溢于言表。对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

最后他们两人离别时，秋白去买了十册黑漆布面英文练习本，分成两半，

说道：“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之华接过练习本，和自己最亲爱的人拥泣一团。

秋白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很好。他和之华谈当前的工作，也谈离别以后的生活。之华发现秋白一直为分别后自己的生活担心，为自己的安全忧虑，就像小孩子似的轻松地对秋白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看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秋白忽然紧紧握住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之华点点头，紧紧地拥抱着秋白说：“直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他们互拥着，沉入爱的海洋。结婚多年，之华一直没有怀孕，前夫所生的独生女瞿独伊，秋白视如己出，担心再有孩子会影响工作，也会更加减少对独伊的照顾，所以始终非常节制。有时在一起，也一定采取避孕措施。这晚，之华却不管那套了，她盼望自己能再怀孕，为秋白留下一个他自己的骨血。但是虽然从来没有这般甜蜜地在爱的海洋中自由地游来游去，之华还是没有怀上孩子。

临分手，秋白对之华说：“如果可能有信，会寄到鲁迅先生那里，托他转交给你。”

秋白离沪去苏区以后，鲁迅就成了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特殊联络员。春天，杨之华两次托人带药品给秋白，其中有一种药品是鲁迅亲自购买的。

因为杨之华担任过中央妇委、全国总工会女工部、上海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认识她的人很多，为了鲁迅的安全，她绝不轻易去鲁迅家里，与鲁迅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一九三四年年底，杨之华听说鲁迅病了，决定找机会去看望。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杨之华从后门进去，走上熟悉的楼梯，在二楼房间里，看见鲁迅先生坐着烤火。他的头发和胡子很长，脸瘦削凹陷得厉害，眼眶也深陷了进去，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杨之华惊异地问他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好。他没有回答，却沉重地反问杨之华：“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吗？”猛一听鲁迅的话，杨之华的心好像给针扎了一下，一时心神不安起来。镇静下来后，像是安慰鲁迅又像安慰自己似的告诉鲁迅：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个消息不见得确实。鲁迅不胜感慨和惋惜地说：“像秋

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最后鲁迅嘱咐杨之华：“把消息打听确实后立刻告诉我。你自己多加小心。”

后来杨之华得到了瞿秋白仍然活着的确讯，便给鲁迅写了一封平安信。

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严重破坏，杨之华的家也受到国民党军警搜查，幸好被住机关的朱姚老太太接出来，一起住在杨树浦沈家滩一位工人家中。去苏区的交通中断了，不可能与秋白取得联系，也担心牵连鲁迅先生，不敢去问鲁迅。在极为困难的境况下，何叔衡的女婿、地下党印刷厂的负责人杜延庆，帮助她考上了英商班达蛋厂，每天从早到晚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艰辛不堪。

四月初，杨之华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有秋白的来信或是否有可能同秋白通信。这样，鲁迅总算知道了杨之华的下落，马上派人送信给杨之华说：有紧急事情找你二十多天了，赶快来取信！

原来瞿秋白以“林祺祥”之名给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信。信寄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周建人那里，信封背面盖了一个蓝色长方形印章，这是已经过监狱检查的印记。杨之华赶快到周建人那里看到了信。此时的周建人已经与羽太芳子彻底分手，与自己的学生王蕴如结了婚。

信的内容是：

我在北京和你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道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铺保，可释放我。

结尾署名林祺祥。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一看就明白这是瞿秋白暗示自己已经落入国民党铁窗，但没有暴露身份，希望设法营救。

周建人还把瞿秋白致杨之华的信交给了杨之华本人，信中写他在上杭被

捕，在狱中衣衫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冻受饿，管狱的人告诉他：要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

鲁迅把瞿秋白的信转交给杨之华后，把瞿秋白被捕一事也告诉了茅盾。茅盾很着急，问能否有办法搭救。鲁迅说，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很严重，看来只有自己想法开铺具保了。于是鲁迅一面写信四处借钱，一面打算筹款开一个铺子。

杨之华见到秋白的信后，如五雷轰顶，焦急万分，一天一夜未眠。当时党的领导机关都被破坏了，无法依靠组织去营救秋白。再三考虑，还是找杜延庆商量，想利用存下的一架印刷机办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但没有钱，就还托杜延庆去找鲁迅，并带上杨之华的一封亲笔信，请鲁迅设法。一九三五年鲁迅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杜延庆，看了杨之华的亲笔信后，立即答应筹钱，但又心情沉重地要杜转告杨之华：秋白的真实身份虽然尚未暴露，严酷的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其后果只能是凶多吉少。要杜代为安慰之华同志，请她保重，作最坏的精神准备。杜延庆将鲁迅先生的意见转达给杨之华。杨之华听了，不但不感到突然，反而更为冷静地说：“自得知秋白被捕的消息起，就有这种估计，况且和秋白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人，更难免会被敌人发现，争取保释的希望是很小的，我已作了最坏的精神准备……”

虽然作了最坏的准备，但只要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就不能放弃努力。杨之华多方设法，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以牧师身份掩护工作的秦化人，他找了一个旅馆老板，写好了铺保证明。

随后，杨之华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找到一家烟纸店楼上的亭子间，离开班达蛋厂，住进亭子间。用鲁迅托人送来的五十元钱，亲手做了两条棉裤，连同鲁迅又送来的五十元和旅馆主人出具的铺保，一并寄往福建上杭。她抱着莫大的希望日夜等候保释出狱的瞿秋白，在朋友相助下租定房子以备秋白保出后到上海静心养病。

等着吧，看上天是否有眼了……

咚咚咚，响起暗号式的敲门声，杨之华连忙起身开了门，是杜延庆，哭

丧着脸，进来关好门后，就递过两份报纸，轻声说：“报上已经登出，秋白暴露身份了。”

杨之华拿过报纸一看，几乎晕倒在床上。除小报上登着“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瞿秋白之身份”外，各大报纸也以醒目标题报道了捕获瞿秋白的消息。

给了报纸，杜延庆说：“我是在外滩桥头买到报纸的。立刻去鲁迅先生家，他说已经看见报了。一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说完就转身开门走了，轻轻地将门合上。

上海的住所，亭子间可能是最上不了台面的。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挑高只有两米左右，面积仅仅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地板是由未经加工的木板拼接而成的，十分粗糙。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曾被打趣地称为厨房的“顶头上司”，但毕竟条件太差，一般只是用来堆放杂物，偶尔也可以居住佣人，或出租给穷人。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冷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晚上会吵得人无法入睡。

杨之华住的这间烟纸店楼上的亭子间，条件格外差。夏天赛蒸笼，冬天如冰窖，刚到五月就令人气闷难忍。加上刚才知道的让她崩溃的消息，就气闷得要死了。她欲哭无泪，只是木然地躺着，要与秋白一块儿去死。

即使自己也知道是无望的挣扎，杨之华还是写信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人，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公开营救。

柳亚子写给杨之华一封回信，说：“接来信，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后来他遇到杨之华时，说当年不能营救秋白是他“引为终身遗憾之一，甚愧他日无以见秋白于地下也”。